

孙和朱锁锁第一次登场。前者是职业女郎的代表，干练精明，一辈子靠自己就能活出个样子来，而后者是柔如丝萝美而不自知的女孩子，一辈子都要找一棵大树去攀附依恋。

“我成功，她不嫉妒；我萎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部讲述两个女孩子之间友谊的小说，创作于1987年，次年就被杨凡导演搬上银幕，由张曼玉饰演蒋南孙，钟楚红饰演朱锁锁——这选角也成就了一时经典。说起来杨凡也是个奇人，他拍《流金岁月》，拍《玫瑰的故事》，资金都来自于“卖画”——当年他把自己收藏的张大千1982年的《桃源图》送去苏富比拍卖，换得187万港币，用来拍摄《流金岁月》——这笔钱当时在香港可买浅水湾300平方米的海景豪宅。

2020年内地上映《流金岁月》，女主角选了刘诗诗（蒋南孙）与倪妮（朱锁锁），倒也妥帖又惊艳。

其实真要说起来，女明星已经是亦舒女郎的“二道贩子”，小说里的蒋南孙和朱锁锁，在亦舒这里都是有原型的——蒋南孙是施南生，朱锁锁是章小蕙。

施南生对于整个电影圈来说都是个不能忽视的名字，她曾是“新艺城七杰”的一员，也是这个七人团队的管家，与徐克导演的多年婚姻与合作，为影史留下了一系列经典作品，是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之一，也是都会独立女性的代言人。亦舒非常喜欢她洒脱的个性和出众的能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将她作为自己小说主人公的原型。

而章小蕙就是那个风情万种的朱锁锁、黄玫瑰，人间富贵花，从小就跟着妈妈出入名品店，挑选自

己的衣饰和包包——她一度为众人所知是成为“钟镇涛妻子”，离婚后又得了个“拜金拜物女”的污名，人人都觉得是她消费无度才害得前夫破产。但让人意外的是，她没有像前夫一样选择宣告破产，而是用一支笔写专栏、开买手店的方式，一天天还清了身上多达上亿元的债务。

很多年后，章小蕙重新出现在新媒体上，开了一个叫“a rose is a rose”（玫瑰是玫瑰）的公众号。在网红当道的年代，没有任何宣传营销，几乎篇文章十万加——在文章里，她向读者推荐自己用了几十年的化妆品，喜欢了几十年的小众品牌，用的文风甚至都还是几十年前在香港报刊写专栏的笔调，在当下甚至显得过于平实，但当她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色调来解读某款眼影盘时，读者还是被这种“老钱风”的品味征服了。

要是早年也有“带货”这种说法的话，章小蕙大概可算是鼻祖。想来也是很有意思，曾经十指不必沾阳春水的人间富贵花黄玫瑰，慢慢也活成了蒋南孙的样子。



左图：袁泉是新时代亦舒女郎的最佳代言人。

买椟还珠式改编

既然生活中真正的“亦舒女郎”都还在呼风唤雨，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亦舒小说跨越时代又成为了影视剧改编的香饽饽。不过，亦舒此番“归来”，你可以说是好花重开，也可以说，亦舒是“面目全非”地回来了。

2017年《我的前半生》刚开播时，打着“亦舒小说改编的第一部内地电视剧”的旗号，然而和“亦舒小说改编”一起登上热搜的，是“被爆改的亦舒”。《我的前半生》里的男女主角叫“陈俊生”“罗子君”——听名字就知道，来源于鲁迅的小说《彷徨》里的“涓生”和“子君”。亦舒从这个原始的悲剧故事入手，让离开婚姻的罗子君凭借自己的一手一脚打拼出一片新天地。

这个“罗子君”本该是蒋南孙模式的另一种形态。但是到了新版剧集里，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刚出场就给了观众一个下马威：只见她穿着大红大绿的夸张裙子，一脸的嚣张跋扈颐指气使，整个人显得很廉价不说，后续还完全依赖上了自己闺蜜的男朋友“贺涵”，连带她妈“薛甄珠”女士，遇到困难都要大喝三声“贺涵贺涵贺涵！”，好像这样就能召唤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搭救自己的女儿走出婚姻困境。

原著党惊呆了。亦舒小说里的金句，是“做人最要紧姿态好看”；而电视剧里的台词，是“教养不值一提”。亦舒小说里的罗子君，淡泊内敛；电视剧前几集里的罗子君，张扬浮夸；小说主题也从女性自立自强、娜拉出走以后创出一番新天